

新闻关注



德国首位女国防部长生育7子女可谓超级妈妈

默克尔宣布的新内阁名单里，冯·德莱恩吸引了公众眼球——她是德国历史上首位女国防部长，而且是7个孩子的妈妈。她具有医学博士学位。熟练掌握英法等语言。



曼德拉遗产争夺战长女与长孙公然决裂

曼德拉葬礼刚刚结束，其家族内部就传出不和谐音符，他的长女马卡兹维(图左一)与长孙门德拉因为葬礼安排、财产分配和家族地位等已然决裂。



普京会见乌克兰总统东倒西歪似没睡醒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乌克兰总统亚科维奇。普京的姿势东倒西歪看似没睡醒。



米歇尔参加圣诞节穿戴天价套裙引争议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妻子米歇尔参与录制“圣诞在华盛顿”年度慈善音乐会时，米歇尔身上昂贵的J Mendel套裙再次引起美国社会各界的热议。(左为拼图)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奥地利小伙毕瑞辰说：“在中国，只要孩子没结婚，就在家里。在欧洲，18岁意味着成人。18岁的时候，我在机场当行李搬运工，不靠父母，绝对不会向父母伸手要钱。”

毕瑞辰：维也纳圆号手的中国音符

□ 本报记者 于晓波

BILLER Rene是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团的圆号手。他是在国内唯一吹奥地利维也纳风格的圆号手。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毕瑞辰。

目前，通过乐团一名德国指挥的力荐，他已经在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工作了近半年，他们的到来使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有了“国际范儿”。

在济南半年多的工作和生活，毕瑞辰真切地感受到中奥或中欧文化和生活色彩的差异。记者认识毕瑞辰，是在艺术节期间的一次演出中的偶遇。记者再次与毕瑞辰相见，是为着他讲述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

到中国来“打艺术工”

一个奥地利小伙子，到中国来“打艺术工”，“你到乐团演奏的第一个剧目是什么？”记者很好奇。

毕瑞辰说：“《孔子》。” “之前你了解孔子？”记者问。 “一点点，我曾在维也纳的孔子学院上过课。那时我其实并不了解孔子。今年7月份，我来到了济南，与乐团一起排练大型歌舞剧《孔子》。大家非常欢迎我。为了熟悉剧情，我努力了解孔子。坦白地讲，我只知道他是一个很久远的人物，是一个大教育家，在中国的地位和我们的耶稣差不多。为了了解孔子，除了让同事讲解以外，我还专门到曲阜去了一趟，在孔子的事迹展览前我流连了40多分钟。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我认为，以现在的观点看，孔子的思想并非全都正确，例如父母和孩子的关系，现在就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了解孔子，对我的演奏和融入中国社会有很大的帮助。”

“具体有哪些帮助？” “有了了解，就会有情感，通过音乐来表达和传递，在排练中，一遍又一遍地理解，对人物的音乐表达、把握有了技巧和分寸。看到我的努力，乐团的上下都有了轻松的表情。”

“原来他们担心首席圆号手是一名外国的年轻人，不一定胜任；现在我通过对孔子的钻研，加深与他们的默契。原来的圆号手常老师对我又非常耐心，和我的关系相当‘铁’，我很享受现在的工作。我很快习惯这里的生活。”

“毕瑞辰的到来，给乐团带来什么影响？” 记者问乐团负责人王建波。

王建波说：“交响乐是外来艺术，一个省级交响乐团要提高自己的水平，必须与国际接轨，当务之急是引进人才，尤其是国外的高水平人才。这对改革中的交响乐团是一个亮点。毕瑞辰来自世界音乐之都维也纳艺术学院，对音乐的音准节奏有着天然的敏感，他的演奏给乐团带来崭新的感受。”

王建波这样评价毕瑞辰：“最让人感动的是他的工作态度。一次，他吃坏了肚子，几乎爬不起来。但一到演出的时间，他冒着虚汗，又出现在他的座位上，演奏得一丝不苟。他的敬业精神和严谨的工作作风给乐团起了一个示范作用。”



毕瑞辰在排练。于晓波/摄影

体味中西文化的“反差”

“中西合璧式的演奏中，你体会到怎样的不同？”记者十分关注毕瑞辰的艺术体会。

“今年9月份，乐团排练吕剧《百姓书记》，这是‘艺术节’的开场大戏。这对我来说，完全是崭新的东西。铜管乐我虽然习惯得很快，但吕剧这地方色彩浓厚的乐曲，演奏起来完全和西洋乐是不同的感觉。”

“我是通过乐团的同事一点点了解‘百姓书记’这一人物。我不太明白中国的政府设置，只感觉他是相当于我们维也纳市长这样的政府人物。我们政府团队的合作与中国政府运作不尽相同。音乐很快让我明白其中的含义。就音乐而言，在欧洲，像这样大型剧目从来没有排练一个半月的。排练中，我逐渐熟悉了这一音乐系统，这样，我感到很高兴。在排练时，我看到这位书记真是好帅！虽然我不太懂他。后来，这部戏得了大奖，起码，我的演奏没有失分。”

“中西音乐最大的差异，西方的交响乐给人以庄重、典雅、有规则的印象。中国的戏曲种类繁多，各有讲究。从京剧的武生，所有的武术表演，给人传统、热闹、形式多样的感觉。”

“在中国的大部分地方演奏交响乐，没有话筒是万万不能。在欧洲，演奏交响乐有专门的场地，音乐会通过建筑本身的物理作用传播；在中国的场地，大都是综合性的。例如山东会堂的凝

音就不是专门为交响乐建设的；中国的会议繁多，这些场所多是讲求一厅多用。而且，中国的民乐对建筑要求就不那么精细，甚至不需太多的讲究。”

“欣赏音乐时，有的中国观众不会安静。观众给我最‘恐怖’的印象是，有一次在曲阜演奏《孔子》，没有乐池，我们的交响乐队直接和观众区毗邻。演出一开始，我身旁的一位女观众，忽然接起一个电话，大声说道，‘你听，我们在看《孔子》。’我们的演奏受到她的影响，感觉她不懂尊重人，更不会欣赏，文化修养很糟糕。在中国演奏《孔子》时，常常遇到这样的观众。好像不花钱看演奏，给人一种白听白看感觉，这个印象很糟糕。这种现象的发生，需要提前提醒，这一工作常常做得不到位，经常会有手机响起。同事说，过几年就会好的。”

“在奥地利的时候，我对中餐就很有兴趣。中国菜分为四大菜系，我都有心得。食品也让我了解其中的文化。”

“我喜欢山东菜。例如把子肉、干煸芸豆、酱焖黄花鱼、爆炒腰花、盐毛茛豆。我还学会了吃火锅；还尝试吃动物内脏，也爱啃猪蹄和鸡爪。其实，欧洲人没有想到这些东西可以吃。”

“我喜欢在中国旅游。在山东，我去过青岛。特别是夏天，干净清爽的青岛让我很享受。碧海蓝天，躺在细细的海沙之上，让海浪轻抚着，惬意极了！我喜欢青岛的海。这是奥地利所没有的，奥地利只有山。”

“在济南，我曾和朋友一起到红叶谷。这小地方令人着迷。别具一格的民居，山水相间的景色，淳朴善良的村民。在吃农家饭时，房东端出大盘大碗的食物，唯恐我们吃不饱。”

当一个时髦的“老百姓”

“你有什么爱好，是如何在济南生活，并适应中国环境的？”记者问。

毕瑞辰说：“我喜欢中国普通的市井生活，我到达一个新城市，很快就会融入其中。我对小地方感兴趣。”

“我住在济南市杆南路的一条街，这条街上的人几乎都认识我。在这条街上，常常有一群老头儿在打麻将。我很好奇，他们也对我好奇。我从围观到上手学习打麻将，用了很短时间，很快就融入其中。麻将是一种有趣的游戏，没有事的时候，我抽空就和他们在一起玩儿，往往招来很多人围观。打麻将这种游戏，使我学习到了很多以前鲜为人知的东西：例如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游戏规则。”

“我的娱乐活动除了喜欢打麻将，还喜欢吼KTV。我喜欢唱陈奕迅的《十年》。中国的音乐伴随着歌声令人难忘。我特别喜欢像萨顶顶、王菲那样有自己特别风格的中国歌手。”

“中国的父母对孩子呵护有加。换句话说，就是太保护了。比如，爬树、爬山等活动是不会随便让参加的。中国的父母太溺爱孩子了。”

“在中国，只要孩子没结婚，就在家。在欧洲，18岁意味着成人。我在18岁的时候，在机场当行李搬运工，不靠父母，绝对不会向父母伸手要钱。当然，父母给钱，我通常不会拒绝。18岁后，我服过兵役，就更加独立了。”

“在街上，碰到打架的，我不会从旁边走过，肯定会制止这种行为。有的中国朋友会劝我：‘干嘛，自己找打。’我依然坚持自己的想法，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我会管的。”

“在深圳，我遇到这样的一件事，一个人行过马路，与一辆车发生矛盾，开车的下车打架。旁边有一个警察竟然不管。这在奥地利绝对不可能。也许是因为奥地利的警察带枪的缘故。”

毕瑞辰的同学王菲菲说，毕瑞辰对中国的国画、紫砂壶和民族服装非常感兴趣。见到这些，常常挪不动腿，他在奥地利上大学时，班上有一半的同学是中国留学生。毕瑞辰是跟他们学习汉语的。

毕瑞辰说：“我感谢他们让我学会汉语，让我能更好地了解中国。古琴这一中国乐器，是我心中的最爱。古琴的声音、音色、弹法令人着迷。弹古琴，给人一种感情的熏陶，它的音速较缓，会融入人的心里去；听古琴，会在心中看到高山流水，它使人感到时光倒流，让我看到最初的中国。当然，弹古琴，需要好功夫才能弹得好。”

“音乐永无止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只是个普通人。我很高兴山东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接纳了我。我也把奥地利维也纳交响乐文化的一部分带到中国，教别人，也提高了自己。”

周末感言

“站票”理应“站价”

□ 三清言

又一年春运即将到来。许多买不到卧铺或座位票的旅客恐怕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延续多年的现实：花与座票同样的价钱，买一张站票上车。记者就这个“老话题”再次询问铁路部门，相关人员表示，“我们不清楚，但火车票票价的依据是有规划的，根据目前实施的《铁路客运运价规则》，旅客票价按旅客乘车的实际路径计算，也就是说车票价格主要是依据其距离长短制定的，距离长票价就高。”对于站票应不应该打折，他直言“不清楚，也不好说”。(12月16日《现代快报》)

站票也是票，只要能回家。可是，站三五五个钟头问题不大，要是站上十个来个小时，很多人恐怕身体实在吃不消。有人曾经列举铁老大“十一宗罪”，火车站票、座票同价名列其中。我认为，铁路部门“同价不同票”的“霸王条款”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与有座服务相比，无座服务成本低，舒适度和安全性差，票价理应比有座票价低。买站票上车，就应该是“站”价才对。如果车票价格主要是依据其距离长短制定的，距离长票价就高，那请问卧铺票价比硬座票价为何高出那么多？显然这种说法根本说不通，有强词夺理之嫌。何况，站票的收入本就是铁路的额外获利，铁道部门为何不从实际出发而坚持要与座票一样价呢？

然而“铁老大”就是不吃这一套。这种做法显然违背了公平原则，损害了乘客的权益。对此，有关部门解释为“运力紧张时，铁路部门只有加售站票，旅客也得谅解”。我们可以理解铁路部门加售站票的行为，但站票的价格却与运力紧张无关，这种明显侵犯乘客权利的行为不能谅解。2008年，铁道部曾针对公众提议的站票能否实行“站价”回应说，站票实行“站价”会使更多人挤向铁路，造成列车严重超员，危及行车安全。这也是无稽之谈，要卖出多少票，让多少人上车，还不是铁路部门说了算？何来更多人挤向铁路之说！

长期以来，此“霸王条款”一直为人们所诟病，公众质疑之声不绝，为何仍能“存活”至今？除了在垄断格局下部门利益因素在“作怪”外，还有政策层面的原因。有关人士指出火车硬座票价是目前国家发改委制定的最低票价，不可能随便更改。在2005年某律师状告南昌铁路局按有座车票的价格向旅客出售无座车票案中，南昌铁路运输法院便认为，铁路部门出售无座车票有文件规定许可，执行的是国家定价，行为并无不妥，结果律师败诉。因此可以说，定价部门长期忽视群众的呼声和感受，不对站票单独定价，成为铁老大盘剥乘客利益的“助手”。

今年国家对铁路部门进行了机构改革，将原来的铁道部一分为二。我认为，有关部门应借此机会，对铁路的一些经营和服务模式进行认真反思和改革，终结类似“同价不同票”的霸王条款，重新树立在民众心中的良好形象。

齐鲁学人

苏党生：微小碳纳米管里的大世界

□ 本报记者 王志浩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夏保成

随着严冬的到来，轮胎也面临着极大的安全考验。普通的轮胎在冰雪路面上不易刹车，在高温下易爆裂等缺陷无不为驾驶员的安全隐患。11月13—15日，在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橡胶技术展、第七届亚洲埃森轮胎展览会上，奥地利籍华人科学家、山东大展纳米材料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苏党生，与合作人首次推出了“碳纳米管轮胎”的概念，受到业界的关注。

添加碳纳米管的绿色轮胎，具有低滚动阻力、高耐磨性能，低碳节能，既提高了轮胎的综合性能和安全性，也延长了轮胎的使用寿命。苏党生介绍：“碳纳米管轮胎在零下三十三度、零下三十三度都能正常使用，抓地力强，便于刹车。”

目前，美国和欧盟等一些发达国家已纷纷建立新的法案和规定，要求轮胎必须符合低滚动阻力高性能要求，低碳环保节能的新型轮胎已成为必然趋势。

碳纳米管究竟是什么？原来，碳纳米管是一种具有特殊结构的一维量子材料，它的“个头”比单个细菌的长度要小，却具有许多特殊力学、电学和化学性能，在辅助科学实验、制造复合材料等方面应用广泛。苏党生说：“国家推动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一定要有新的原料。”而碳纳米管正是一种适合推广的新材料。比如人们常用的电动车电池，使用碳纳米技术后，同样充电3、4个小时，行驶时间却可以达到原来的两倍以上。

作为国际碳纳米材料领域的翘楚，多年的海外生活并没有让苏党生形成外放的性格，反而使他深谙中国人为人处世的低调与谨慎。也正是这样的性格，使他能够静下心来求做学问，在科研的道路上披荆斩棘，攀上一座又一座高峰。

苏党生1961年出生在长春，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毕业，博士学位，曾任德国马普学会Fritz-Haber研究所无机化学系课题组长、研究员、电子

显微学实验室主任。2008年，他当选中组部首批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人选，2009年回国受聘于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和沈阳材料科学国家(联合)实验室。研究领域涉及物理、化学、材料、催化、环境保护等重要领域。2011年，苏党生来到邹平，与山东金都大展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山东大展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原本攻读物理专业的苏党生认为，基础学科是科技发展进步的关键。他说：“现在很多学生读大学直接选择应用性强的学科，忽略了基础学科的作用。”正是抱着这种稳扎稳打的态度，苏党生浸淫基础科学多年，终于厚积薄发，接触碳纳米管不足十年，便成为了行业中的佼佼者。

目前，苏党生与德国的一些实验所还有很多合作，他也打算如果自己的碳纳米技术能够走向世界，第一站就要打开德国的市场。除了德国以外，他还在全国很多地方做客座教授，带了不少学生，对于人才培养的问题，他表示，以后邹平

也可能成为他重点培养人才的基地。

办好实业、报效祖国是苏党生一直以来的心愿，之所以选择邹平的企业合作也是因为他祖籍就是山东。“其实国外无论科研环境还是生活环境都比国内更适我，但是从人文归宿感的角度来说，还是回家好啊。”苏党生感慨道。

